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獨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門地

且說琴仙在南京護國寺裡守靈，倏忽已經百日。主僕兩人雖日用有限，但天天供飯燒紙，連房租銀子，一月也須□金。三月以來，將琴所剩衣物盡行當賣。當時初冬時節，琴仙尚無棉衣，劉喜更不用說了。一日，劉喜勸道：「大爺，我看你年紀輕輕，也不可過於古板。我想那侯老爺一片真心待你，自己來請你過去，還送錢米來，這也就難得了。你倒不要錯看這位老爺，是王侯將相都敬重他的。他的門生好不多呢，現任官、進士、舉人不知多妙，還有些夫人、小姐們拜他做老師。那一年做起壽來，那些壽屏、壽詩，園內的房子處處都掛滿了，還掛不下。我看他的交遊比怡園的徐老爺還要闊些。你若去了，倒也可以認得些人，怕不有些好處出來。若長在此，舉目無親，將何度日？不要說別的，就老爺這口靈柩，也須入土為安。天又冷了，身上棉衣也沒有，這個光景，須趁早定個主意。不是這樣的。」琴仙道：「侯老爺那裡，我就餓死也不去的。」劉喜道：「這卻為何？真令人不懂。」琴仙道：「你外面留心訪問，有進京的便人，我要寄信到說，借些錢來，好安葬老爺。」

劉喜道：「要便人要天天有的，摺差、塘報那一日沒有？你寫起來，我去寄就是了。」琴仙於是哀哀切切，寫了幾封信與子玉、子雲、蕙芳諸人，要他們專人來接他回去，子雲信內並封著屈道翁遺言。寫了一天，劉喜托便寄了。後來寺中又做起法事來，男女混雜，遊人擠滿。琴仙屋裡常有人來張張望望的，琴仙好不氣悶。劉喜見度日艱難，就算京裡有人來接他們，也須兩月之久，就到年底去了。便想出個法子，賣了兩件衣裳，就借寺門口擺了一個小攤，賣些水果、乾果之類，一天也可趁得百□錢，借以糊口。琴仙在寓裡也安心守著這一粥一飯，閒時寫字畫畫。惟覺身上衣單，不能添製。

一日，侯石翁自蘇州回來，聞知琴仙還在寺裡，已到衣食不周，心上又念著他。因前此送他米炭等物，倒去碰個釘子，雖然懷恨，但愛根未斷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帶了二□金，叫小童拿了，乘轎而來。到了門口，只見劉喜擺著個小攤子，無非烏菱、荸薺、瓜子、花生之類。又見壁上掛幾張畫，倒是生紙畫的花卉，顏色鮮明，頗為可觀。便問劉喜道：「這是誰畫的？」劉喜道：「大爺畫的。二□錢一張紙，棄了可惜，我拿來掛在這裡。昨日倒有人說好，買了兩張去，一張牡丹賣了二百錢，一張梅花賣了一百五□錢。還有人要定畫八幅屏，他拿紙來，肯出兩千錢呢。這個畫畫開了，比這攤子就好多了。」石翁微笑，進來見琴仙在那裡調脂弄粉，石翁眯齊了老眼，看他覺比從前勝了幾分。從前像個癡心帶病，此刻依然梅萼含香，就覺得翠袖寒生，縞衣雪素的光景。

琴仙見了石翁，心裡老大的一跳，只得上前見禮。石翁忘了前情，又握了他的手，說了幾句話，坐了。琴仙勉強陪著，面上卻是冰冷的。

石翁先將他的畫贊了一番，想了一個賺他的法子來，便道：「老世兄，你心上也不急，這兩天各處也應有回信來了。我在蘇州時，又將你令尊的事告訴人，人人都也肯幫。但你在這寺裡終究不便。你若搬到我家裡，我的相好，也就是你令尊的相好，那時遇著人，必有見面之情，就好說了。你若在這裡住，老遠的，人也不肯來。況且你這個光景如何可以禦寒？雖然梅花能耐冰雪，究這玉骨難受風霜。而且這個□方所在，閒雜人多，見你是個異鄉之人，無依無靠的，將來就有人欺侮你。不是我說，你廟門口又掛了幾張畫賣錢，那些光棍惡少就借看畫之名，誰人不好進來？這南京地方□八省人都有，有一種人以拐騙為業，叫做拐子，他見那年輕美貌的，他便用迷藥彈在人身上，人就迷了性，會跟著他走。誘到別處去，他將這人裝做女人去哄人，任人取樂，他待這人也無所不至。這還是好的。還有把這個人弄殘廢了，變得稀奇古怪的模樣，到□字街口敲著鑼叫人看，以此騙錢。這是常有的事，所以我天天不放心，惦記著你。難道你這樣聰明人，一個吉凶禍福都想不出來？我待你這片情，也應體貼體貼，又焉知我們沒有些緣法，不然為什麼單把你放在我心裡呢？不是老夫誇口，裙屐風流，釵鈿娟秀，老夫門牆之下，頗不寂寞。因見你有何郎之美，叔寶之姿，天意鍾靈，自應倍惜。螢火不能自照，必借燭龍之光；蠅飛豈能及遠，必附驥尾而顯。為才人之子弟，即是龍門；居侯氏之園亭，勝於月府。一生佳話，千載風流。玉郎與石叟同遊，旁觀豈為不雅？海棠與梨花並植，相對亦可無猜。況歌童不乏櫻桃，小婢尚多芍藥，此中你也不少樂趣。凡事宜三思而行，不可執一。」

琴仙聽了這些話，已氣得滿臉發燒。再看他的神情，那老面皮裡紫光光的透出一團邪氣。琴仙心裡想要痛罵他一場，方可惜恨，但又因他是個老輩，只得暫時忍住不理他。石翁見他臉上紅紅的，當他面嫩不好答應，自然心上有些回心了。便叫小童將銀子送過來，石翁親手送與琴仙道：「這些須幾兩銀子，先贖幾件衣服穿了，明日我叫轎子來接你。」琴仙道聲多謝，又說道：「前次所賞之物尚不敢受，如今更不敢受這賞賜。至於凍餒兩字，是命中注定的。譬如先父不死，也受不著人欺侮，何況凍餒？就使沿門乞食，古之英雄尚且不免，我何等之人，敢以為辱？就凍死餓死，也死得光明天大，決不教人笑話，做那些貪生怕死，亡廉喪恥的事來。」一頭說，已不顧而走。石翁手裡還捏著銀包，聽了這幾句話，猶如鋼刀削了他的老牛皮，氣得鬚眉欲豎，真是平生未有之事。羞惱變怒，欲要發作，但看琴仙不知走到何處去了，劉喜看著他的攤子不能進來。石翁只得收了銀包，恨恨而出，便在劉喜面前，把琴仙痛斥了一頓，說他不識好歹，不受抬舉，將來的事情，他一些不照管了，上轎而去。劉喜也摸不著頭腦。

到收攤時進來煮飯，見琴仙尚在房裡哭泣，劉喜又勸了他，講了些懵懂話。琴仙又不能將石翁的歹意告訴他，只好悶在心裡，惟有嗚咽而已。暫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梅士燮在江西學院任上，取士有方，文風大振。而且揚芳表烈，闡微顯幽，奏了□數件要事，九重大悅，即將梅士燮一月三遷，先升了詹事府正詹事，又升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復升吏部左侍郎，現著來京供職。江西學政改放了陸宗沅。梅侍郎近又得了家信，已知子玉取了宏詞，授職編修，又知娶了媳婦，心中大樂，即日起身還京。官場應酬無暇細述，自然紛紛的阻道送行。梅侍郎於□一月初一日起程，正是一帆風送滕王閣。行了□日，到了南京，要在家耽擱幾天，祭掃墳墓，查理田園，周恤親戚。到了兩日，第三日去拜制臺，談了一會。

制臺講起：「江西有個通判屈本立，可認得麼？」梅侍郎答以相好。制臺就將屈本立死在南京，其行李盤費為三個長隨竊逃，侯石翁代他嗣子報了，行文到江西。昨接江西巡撫移文，內開：

吉安府差役拿獲竊犯張貴、錢德二名，搜出南昌府通判憑文一角，皮箱兩口，內存白銀三百□七兩零，金鐲一個，衣服若干件，一並著役贖解前來，但此衣物等須交還他嗣子收領。那二犯現收禁江寧縣監，還有從犯一名汪升，已經身故了。但不知他嗣子下落，須問石翁便知。

梅侍郎聽了，心裡頗為惘惘，又想：「道翁並無嗣子，想是近來過繼的了。」便辭了制臺，到鳳凰山來拜石翁。石翁連忙接進，先道了喜，敘了契闊，即問宦囊如何。士燮笑道：「晚生靠祖宗的餘蔭，稍有幾畝薄田，儘夠饜飢，無須另積囊橐。論江西，雖不算富厚之邦，也算膏腴之地。若不論公明，任行曖昧，此行原也可腰纏□萬，顧盼自豪。不敢瞞老前輩，晚生於各棚內規減去三分之二，其實比京官還強幾倍呢。」石翁道：「吾兄清正，一鄉所知。此行已邀簡任，不久移節封疆。且令郎英年逸雋，海內人才，共皆欽仰，正是德門世慶。」士燮謙讓了一番，即說起方才制臺所問道生之子安在。石翁聞他提起琴仙，心上很想說他不好，叫士燮不必理他，忽又天良不昧，失口說了一句：「此子甚佳，現在旱西門內護國寺，離此不遠。」士燮又問了些閒話，便告辭回家。

明日，先著人到護國寺問了，說要親自過來，又遣人送了道翁一封奠儀，自己備了祭桌，到護國寺來。劉喜手忙腳亂，請個小和尚看了攤子，進來伺候。琴仙穿了孝衣，幃間俯伏，知是子玉的父親，心裡雖喜，然倒有些虛心，恐他風聞前事，問起他的根本來，甚是惶恐。只見梅侍郎進來上了香，奠了酒，行了禮，請出琴仙來。琴仙上前叩謝了。梅侍郎挽起，先把琴仙一看，點了一點頭，歎了一聲，道：「道翁可為有子。」便問：「世兄尊庚多少？」琴仙答道：「□七歲。」梅侍郎又問道翁怎樣病故，及現在他

的光景，琴仙細細說了一遍。梅侍郎歎道：「尊公在日，海內知名，到處自有逢迎。就論此地，相好也不少。怎麼一故之後，沒有一個人來問一問？炎涼之態，令人可恨。如今且喜你失去的東西追了些回來，現在制臺處，因不知你的下落，托我訪問，明日就可去領回的。」又道：「尊公葬事一切在我，我回去就著人去地，先安葬了，再說別事。」琴仙想道：「與其葬在別處，不如葬在莫愁湖杜仙女墳上，原是父女。」又恐梅侍郎不信，委委曲曲的講了那底裡。

梅侍郎半信不信的道：「明日我且去看看，問問地方，可以買得，就是那塊。」琴仙一面看那梅侍郎的相貌，卻與子玉半點不像，生得身瘦而長，一臉秋霜，凜然可畏，將近五□歲光景。

此時琴仙稱呼士變為大人，自己為晚生。梅侍郎道：「你尊公與我二□年交好，祖上還有年誼，你叫我為世叔，自己稱姪就是了。方才這個稱呼，倒覺疏遠。」說了些話，也就去了。琴仙心內安穩，且□分感激，意欲求他攜帶進京，尚有幾天耽擱，且慢慢商量罷。明日，帶了劉喜即去拜謝，梅侍郎命家人代琴仙寫了領狀，將失物領了出來，送還琴仙。琴仙從此得了生路，見兩箱盡是他的衣服，尚餘三百□七兩銀子，還有個金鐲與零星幾樣玩器，便有待不恐，與劉喜說葬事盤費都已有了，劉喜也甚喜歡。琴仙因是綢緞細毛衣服不好穿，就拿出幾□兩銀子，只得自己同了劉喜，到衣舖裡去買兩套素面羔皮的稱身衣服，劉喜也買了一身。

這兩日，梅侍郎托人找買墳地，尚無回信。晚間睡了，夢見屈道翁紗帽紅袍，欣然而來。士變見了大奇，便問他為何這樣打扮？道翁也不講明，執著士變的手道：「明公不忘故舊，仗義恤孤，泉下人銜環難報，小女現寓莫愁湖畔，乞以骸骨付之，死且不朽。小兒流落無所依棲，想萬間廣廈，可借一枝，諸祈憐憫。」說罷便拜，慌得士變也答拜了。道翁起辭而去，忽又進來，手執蓮花一枝，對士變道：「此花出於淤泥而臨清波，豈得以淤泥為辱？既往不咎，明公幸勿鄙此花之所自出也。」

說畢，足起煙雲，冉冉凌空而去。士變醒來，把這夢中的言語細細詳了一會，心裡已有幾分明白：「出於淤泥而臨清」與「既往不咎」，想他這個義子必是個小且出身。這也不必論他，只要人好，總是一樣。又想：「看這道翁像成了神，莫非莫愁湖畔果有他女兒的墳麼？昨琴仙請仙之說，又見什麼杜仙女，竟是真的了。」半夜竟不能寐。天一明就起來，著人去請了屈大爺過來，有話商量。

不多一會，琴仙過來，就同他吃了早飯，梅侍郎且不說夢，要他同去逛莫愁湖，琴仙欣然，梅侍郎與琴仙各坐了轎，家人騎馬，出了城，沿著城牆走去，約有二里路已到了。此時正是嚴冬天氣，已下過了幾場大雪，梅侍郎恐曠野寒冷，轎中披了玄狐斗篷。及進了斑竹林中，反覺春風和煦，如二月間天氣，絕不寒冷。那些竹樹花草依然流青撲翠，芳馥如前。最奇的那盤凌霄花，開了數百朵，地下的蘭蕙齊芳，那馬櫻花是盛夏時開的，也復含苞吐萼，一時就開了许多花出來。倒將個梅侍郎看得心驚，唯有肅然起敬。琴仙見墓門間多了四棵小樹，已有三四尺高，仔細看時，就是杜仙女種的蘋、梨、桃、李，每棵樹上開了一朵花，芳豔無比，心中甚駭：「怎麼已經開花了？」梅侍郎看了，連連稱異，歎為真神樹福地，便問家人道：「此處大約是官地，沒有地主的？」家人道：「凡靠城一帶，俱係官地。」梅侍郎才定了主意，在左右徘徊了一會，見苔花叢中飛出許多翠雀來，啁啾啾，望著梅侍郎、琴仙鳴個不已，飛來飛去，在他們身邊旋繞了無數，然後飛往湖邊去了。梅侍郎連連贊歎，對琴仙道：「這裡真是個仙地。我素來不信神仙之說，如今眼見，不得不信。我並要與你尊公建一個祠，並供這女仙牌位。你說可好麼？」琴仙聽了，淌下淚來，就跪下叩謝。梅侍郎一發感慨起來，連忙挽起，說道：「我為這事倒多耽擱幾天，雖等不及完工，也須籌畫好了，方可起身。」便叫琴仙回去。他就到江寧縣中與縣尹商量建祠之說。知縣一口應承，即傳了工房丈量了地，喚了工頭，鳩工庀材，就在那裡搭了廠，動起工來。士變擇了二□四日下葬，那與他做了墓志，趕緊刻了，又寫了神道碑，勒於石。

到了二□四日，江寧諸紳士聞了士變這個義舉，來送葬者數百人，或作詩，或作歌行，或作文，或題祠中聯額，士變一一看了，等祠成之後，一齊刻在祠內。是日祠已豎了梁柱，頭門、二門、正上廳三楹，兩廂房後樓三楹，餘平廈六間。規模粗定，士變不能等待，發了二千金與家中老總管梅成督造，又畫了杜仙女像，命塑泥身彩畫。一一分撥定了，那日就請琴仙過來商量，要帶他進京。琴仙喜出望外，又復謝了，即算清房租，一直搬到梅侍郎的船上，並將領回之銀，送與梅侍郎，梅侍郎仍叫他收了。此番琴仙感激，真到二□分。梅侍郎因道翁夢中之語，絕不查問琴仙根底，因劉喜稱呼大爺，便命家下人也稱呼為屈大爺。梅侍郎要他叔姪稱呼，琴仙不敢，仍稱大人，自稱名字，梅侍郎也只好由他了。

送葬之日，侯石翁被紳士拉了同去，也來走了一走。見琴仙尚是有氣，話也不與他講，石翁不樂，心裡既恨琴仙，又妒士變，一到就走，拜也沒有拜一拜。後來諸紳士又有高興的出來倡捐，這個□兩，那個二□，集腋成裘，又湊了數千金。把這屈公祠擴充起來，起了好些亭臺樓閣。莫愁湖中造了湖心亭、九曲紅橋，又造了幾個船，以為春夏遊湖之樂。屈公墓、杜仙女墓前，都建石牌坊、華表柱、翁仲，餘外又圍了一個園，種些花木，堆些假山，竟成了一個名勝。這屈公祠竟與孫楚樓、江令宅齊名不朽了。

梅侍郎於二□八日開船在船上也是寂寞，倒將琴仙當著子玉一樣，朝夕相依。又見他穩重靈警，□分契愛，又試他書本上雖未用過功，而詩詞雜藝頗覺聰明，因想到京後，慢慢的再教他讀書，學作文字。惟琴仙絕不敢題起認得子玉，心裡還怕問他的出身，如果問他，只好撒兩句謊，支吾遮飾，再不知道乃尊夢中已囑咐了他。船到王家營子起早，已是臘月初八了，計日要到二□六日才能到京，日短夜長，只得晝夜兼程而進，且暫按下。

再說子玉見父親超升了侍郎，喜出望外。已得了江西所發之信，計日早可到京，為何至今未到。顏夫人盼望，更不必說，王文輝也是常來問信。那日已是臘月□五，早上送了一封信來，子玉看信面上是：「江西學政梅宅梅庚香少翁手啟，屈勤先寄。」心中大喜，知琴仙到了江西任所了，便忙拆開，看見還有與子雲、蕙芳、素蘭、琪官的信，且攔過一邊。拆開自己的信，見一張白紙寫著「哀啟者」，大為駭然，想道：「難道道翁有什麼緣故了？」遂細細的看下去，不覺淚珠點點的落將下來。

及再看到所有衣物盡為逃奴輩竊去，守棺蕭寺，衣食全無，又屢遭侯石翁戲侮，本擬一死，又因旅櫬無歸，故爾暫延殘喘，務祈設法著人前來等語。子玉不覺淚如泉湧，萬箭攢心，毫無主意，也不忍再看。便吩咐套車到怡園找子雲，誰知次賢、子雲、南湘、高品沒有一個在園子裡，子玉更加著急。跟班們不知何事，又不敢問子玉，便又到九香樓，進去見諸名且都在園中，南湘、高品、金粟都在這裡。子玉不及敘話，一臉悲愁，就將琴仙給眾人信與他們看了，個個灑淚。再不料琴仙一出京，就遭此大難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蕙芳道：「如今沒有別的，快找度香來商量。」於是打發人找尋子雲。找著了子雲，到了九香園，見了子玉的光景，急急的拆開信看了，已覺涕淚漣漣。

又將道翁的遺言拆讀，更加淚落如雨。子玉等與眾人看了，個個大哭了一場，哭得九香樓下好不熱鬧。眾人哭畢，子雲道：「此事在我，明日即著人到江南去接玉農回來，並辦道翁葬事。但今年不能到了。」子雲即回，要告訴次賢商量此事。子玉也無心在九香樓，便即回家。高品、史南湘金粟與那些名且，各惆悵無歡。子雲回園與次賢說了，次賢更痛得傷心，一夜之間，便摹了道翁神像。明日邀同眾名士在九香樓為位而哭，設奠三日。華公子得了信，也來哭奠。一個九香園倒成了屈道翁的喪居了，就沒有穿孝的人。

子雲發了一千銀子，打發家人星夜下了江南。子玉連天的悲苦，日間不敢進內，一來怕顏夫人問他，二來怕瓊華小姐看出，正是他的苦楚，比人更勝幾倍。但心上有這樣心事，臉上如何裝得過來？顏夫人倒疑心他怕見父親，想是他父親就回來，因此著急。惟有那瓊華小姐，異樣心靈，便料定他另有心事，再三盤詰，子玉只得直說了。瓊華小姐也只好寬慰幾句，見他這個光景，也不好取笑他。

過了幾日，又得了梅侍郎家信。頭站人已回，說二□三日就到了，便把子玉急上加急。若父產回來拘管住他，那就要悶死了。正是悲盡歡來，到了二□二日，子玉同了仲清接出三□里之外，住了旅店。等到定更時候，頭站才到，卻是新收的家人，子玉不相認識，店家與他說了，才進來叩見，說老爺的轎子也就到了，今日是破站走的。子玉等到二更，聽得門外車馬聲喧，知是到了，與仲清出外迎接。士變出轎，仲清、子玉上前叩見了，士變慰勞了幾句，問了仲清好，即同到上房來。士變昨日半夜起身，也乏極

了，即忙坐下，靠在枕上，問了子玉家內一番事，又問仲清妻子都好，兼詢文輝近況。爺兒三個談了一會，士燮惦记琴仙，問家人：「怎麼屈大爺的車子還不到來？」家人道：「總也快了。」不多一時，門外又車聲轆轤，仲清、子玉想道：「不知那個屈大爺，想是任上同回來的。」只見一人照了燈籠，一個美少年走進來，仲清、子玉大奇，燈光之下，不甚分明，覺得此少年骨格甚是不凡。琴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便一陣心酸，只得竭力忍住，先上前問了安。

士燮道：「這個是我的小兒，那個是我的內姪顏劍潭。」又對子玉、仲清道：「這是屈道生先生的令郎，同我進京的，其中緣故，此是也不及細說。你們見見，將來要在一處的。」子玉始而大駭，繼而大樂，竟樂得笑將出來。琴仙見了子玉，笑容滿面，也覺喜歡，上前與二人見了禮，彼此面面相覷，心裡明白，口裡卻都無話可講。士燮當著他們初次見面，自然是生的，沒甚話說，那裡知道有緣故在內，便道：「今日乏極了，要躺躺，你們都到那邊去罷。」子玉喜甚，便拉了琴仙到那邊屋裡來。

三人怔怔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不敢問，一個不敢說，仲清心上也不知姑父知道琴仙細底不知，也不便問，只好心內細細的默想，竟是三個啞子聚在一處。子玉與琴仙只好以眉目相與語，一會兒大家想著了苦，都低頭顰眉淚眼的光景，一會兒想到此番聚會，也是夢想不到，竟能如此，便又眉歡眼笑起來，倒成了黃梅時節陰晴不定的景象。少頃，送飯進來，琴仙吃了。

那邊士燮已安歇，琴仙困乏已甚，支持不住，便躺在炕上，子玉、仲清也都在炕上坐了。家人們出去，今日幸喜雲兒沒跟來，仲清也是新用的人，都不認識琴仙，故此一宵無話。後來三人都也困乏，便都躺下，人靜之後，細細的談起來。此刻子玉、琴仙在一個枕上和衣而臥，竟把嫌疑也忘了，琴仙便嘵嘵唧唧說出京時如何想念，在南京如何遊玩，到莫愁湖親見他前生墳墓，杜仙女怎樣靈異，道翁臨終時怎樣傷心，眾長隨逃竊後怎樣受苦，劉喜怎樣盡心服侍，侯石翁怎樣戲謔，又將梅侍郎來訪，他怎樣仗義安葬建祠的話，細細述了，說得子玉悲樂相乘。

仲清在旁看他們並頭而臥，嘵嘵私語，心上頗替他們快樂，想道：「這兩人兩年之內傷了無數的心，哭了無數的眼淚，才有今日這一敘，倒成了悲歡離合，真也奇極了。」後來，琴仙又講到他夢見神娥授筆，道翁成神，並舟中彼此照鏡正面反面，怎樣又化了珠為龍搶去，子玉、仲清連連稱異。子玉也將送行後怎樣得病，得信後怎樣悲傷，眾人怎樣祭奠道翁，度香已著人下了江南來接你並安葬道翁，直說到今日再想不著你來，二人又復悲喜交集。琴仙又復感激子雲與眾人，不住在枕上與子玉、仲清連連叩頭。仲清問道：「你一路來，姑父知道你的事不知道呢？」琴仙道：「大約不知道，大人也總沒有問我根底，我倒天天的防著問我，教我怎樣回答呢？」子玉一想，不得主意：「設或將來問起來，你怎樣回呢？」

仲清道：「此事倒也瞞不得，明日一到家，家中人豈沒有認得你的麼？依我想，此事隱著倒也不便，若叫外人對姑父講了，倒教你臉上更下不來。不如明日求姑母與姑父婉婉的講明，姑父既看重他今日，也只好將他從前的倒說明了，彼此相安。況姑母甚說他好，如今轉了一劫，也決不再題起以往的了。」子玉道：「甚好，但我不便說，還是你去說。」仲清應了，以後大家也就睡著了。到天明時，仲清先醒，只見琴仙枕著子玉的手，尚呼呼睡著，子玉也未睡醒。仲清暗笑，喚醒了他們。琴仙見與子玉一枕，且枕著他的膀子，被仲清見了，甚是羞愧。子玉一個膀子被他枕得很酸也不知覺，及要抬起手來，抬不動了，遂「撲口」的一笑，各人漱洗。

士燮起來，急急的叫上車進城，三○里路甚快，一個多時辰已到了。梅侍郎且不到家，先宿了廟，明日五鼓時分上朝復命。子玉先將琴仙在書房裡安頓了。梅進、雲兒一見琴仙，個個駭異，又猜是他，又猜不是他。若說是他，為何老爺與他抗禮？且又穿著素服，像個有孝的人。若說不是他，面貌再沒有這般相像的了。眾人疑疑惑惑，猜不出來，又聽得叫屈大爺，便知不是。子玉趁這空兒，就請仲清對顏夫人講明，瓊華也在旁聽了，望著子玉笑，看著子玉含羞含愧，侷促不安。顏夫人聽了，也以為異，便道：「這個孩子本來原好，如今既做了屈家的兒子，從前的出身，倒也不必提起了，算他轉了個劫罷。」

仲清道：「此事要姑母與姑夫說明才好，不然外人見了，終要說的，倒教琴仙難為情。」顏夫人也應了，說道：「你姑夫重世交，又見他人好，決不看輕他的。」仲清見顏夫人應允了，也即告退。

瓊華小姐進房，子玉同了進來。瓊華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是不要做夢，天天的呼喚了。」子玉笑道：「我去同他進來見太太，你出去看看像不像？」瓊華啐了一聲，忽又說道：「你去同他進來見太太，我真要望望他。」子玉果然拉了琴仙進來，到內堂拜見了顏夫人。夫人見了，也甚疼他，便叫了一聲：「屈大爺受苦了！」琴仙先進來，尚覺不安，及見顏夫人以禮相待，稱他屈大爺，便安了心。瓊華小姐在房門口偷望，果然像他，心中頗以為異，望了一望就進去了。顏夫人問了琴仙近況，琴仙略說了幾句，也就告退。

明日，士燮面聖回家，合家迎接。瓊華拜見了公公，士燮分分喜歡。顏夫人同著談了一回，後將琴仙的事委委婉婉說了出來，就說他唱過戲，屈道翁見他人品好，所以收為義子。將子玉害病的話，卻隱藏不題。士燮道：「我已猜著了幾分。」也將屈道翁夢中之言說了，又道：「前事也不必論他。這個孩子甚好，沒有一點優伶習氣，不說破真令人看不出來。」顏夫人道：「看這個孩子，將來有些造化也未可定的。」士燮點頭，索性叫了梅進進來，將琴仙之事與他說明：「都稱呼為屈大爺，不許怠慢。如果怠慢了，我定不依。」士燮吩咐了，底下不敢不遵。以後眾家人待琴仙，竟是規規矩矩，不敢有一分放肆處，琴仙故能相安。士燮即命收拾琴仙臥榻，日間叫他同著子玉在書房唸書，又叫子玉盡心教他，不許輕看他。這句話梅侍郎多說了，他豈知子玉心事？顏夫人不覺笑了一笑，子玉好不得意，正是分分美滿，比中宏詞科還高興了幾倍。明日就有人與士燮接風，好不熱鬧。

琴仙初來不好出門，一日子玉帶了他到眾名士處一走，都相見了，齊與子玉稱賀。又到了九香樓，見了九名旦，都各悲喜交集。琴仙也喜諸人都跳出了孽海，保全了清白身子，各訴離情，牽衣執手的足足談了一天。正是：

金烏玉兔如飛去，臘盡春回又一年。

家家年事不用細談。未識新年有何好事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